河上楮談

河上楮談卷之二

新淦朱孟震秉器著

萬鎡遇呂祖

萬鎡字秉時號與石老人性醇慕道以名箕自給每召即呂祖至久忽夢祖與說八卦復夢言某日客當來有手寫書可求之至期果有客至因求書言在舟中於是[illegible][illegible]之其書言卜事乃爲卜者數十年隆慶[illegible]年得末疾以帛縛臂左手執杖而行鄰人[illegible]文與之藥[illegible]閏數十一月二十一日早輿過晉德寺下輿

而使見道人自對山直下呼[illegible]為老兒鎡伴不應道人又行又問鄰[illegible]乃應曰我不幸得偏枯疾乃如此[illegible]曰何謂偏枯偏枯樹榮悴相半[illegible]必屬[illegible]火人豈如是耶問疾始何時[illegible]月二十一日此寄雲不雨之象也鎡[illegible]言乃曰[illegible]繫乎曰不善炙乎曰不曰然[illegible]何以度[illegible]於市鎡見繫一瓢曰乞用瓢乎曰然[illegible]問鎡姓鎡郝及以姓問道人道人[illegible]乾[illegible]問號曰思屯曰何謂屯思之何[illegible]屯於[illegible]為難思乎

嘗以難自恩也我六歲隨師故不知色若酒
與財氣則尚有之但能自遣不似爾致跌爾
又問答良久為說电義畢乃曰令爾以肝氣
致疾即电也因呼老兒可往橋上行鐵不覺
扶杖行出寺東門時日初出見道人對日立
四喃喃誦而無聲因復問爾非江右能拆字
者耶當知易矣乃不知电何拆字為也鐵曰
我畧知小數爾曰數豈有小爾慎勿愛人一
錢又呼曰老兒再往前一行鐵辭不能道人
若畧以手強拽者遂自橋反雨花之麓倚樹

坐以手捫鎰腰臂曰瘓手曰不又捫至膝曰
瘓矣又見手懸帛將手向衣内上下撫者三
曰幸瘦可愈且懸之又曰爾丑[illegible][illegible]火不必
藥惟武夷茶能解以東南枝生[illegible][illegible]煎以潤
泉葉豎立以井泉即橫鎰感其言[illegible]問曰先
生何寓曰清元觀可問思中[illegible][illegible]人因別去
居數日不知手足舉步因循[illegible]行出戶限外
友人毛倚驚問其故曰公偶得矣[illegible]者緣也
乜者純也乾陽也[illegible]所偶乃呂祖因至清元訪
之止塑像在[illegible]言呂公年可四十餘軀不甚

長面微帶黎色多鬚衣玉色道袍褁青布巾足納藍布履衣上有二綻處手色甚皙終談間拟而不放每置於胷前後乃意為呂字盛

仲交為作傳余采其畧如此云

二僮傳

友人新安胡岳松茂承作二僮傳事甚奇其一義完者歙方氏僮也從其主泛舟富陽有大魚逆舟而來義完一躍乘之與魚相持江中乍沉乍浮竟出魚波上魚長三丈有幾咽中有二鯉一長二尺一長一尺又吴氏有僮

曰如兒犢而還食於母使牧犢溪潭上乃從群兒泅時倒植兩足而頭墜水中以行或翼兩肘波上或立峭岍側注目潭中初與母約日出出牧日中歸就食他日偶忘歸母自往餉之不見如兒呼之如兒自水中躍起明日又往覘之見如兒裸寢水中磐石上連下石輒其背始覺而出二僮者斯何異佽飛與南海之鮫人哉人固有甚愚而貿異能者以貌取之亦嘗不失之矣余於 茂承 傳有感云

梁公

同寅黃君鍈福建南靖人自言其父醒軒先生年四十時授徒縣之古樓道過梁山遇一老人自稱梁公與談易理不覺日暮老人邀之宿因同過一橋老人云鐵橋險處須回顧雙鵰飛出是前程問之不荅巳入門壁間懸詩三幅一云青青土里草隱隱獨家村日暮客投宿山深虎守門旋出酒共酌一女童侍立問何名曰樂樂先生戲曰獨樂樂乎與人樂樂乎老人怒曰塵心不了女童因前笑問曰汝忘我乎何不相識乃相問也先生徐思

之女童曰汝於遇仙橋沽我酒今忘之耶旣又曰四十年前事想忘之矣先生愈疑又曰不必疑四十年後見之矣老人怒曰無多饒舌因目之入贈先生詩一章云自有安車自不知勞勞奔走欲何為田頭打緊修工課似我南山種豆時先生就寢視床簀無異人間且聞閉户聲火光漏踈屏間歷歷可見因不復疑薄曉夢中頗聞鳥聲起視之則露寢草間無復人迹後因夜行過鐵橋偶回首見一人操斧尾其後驚而走始悟老人所云第雙

鵰飛出不知何語黃在刑曹時適萬曆壬申覃恩封先生如其官是年先生病甚黃請告歸因聚前事相賀余心知雙鵰之兆不欲顯言之已黃歸先生竟受封誥而卒所謂雙鵰飛出蓋指其官位服色噫亦異矣執術稱梁公疑即梁山之神也

閿中孕婦

同寅張德南煒為余言閿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垣取婦坐之跨下婦驚悸神喪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產一虎棄之比再

孕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再孕産一子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異但長大多力今尚為鄉民

四節指

梁僉憲汝號心泉滇人也祖好道梁未生時祖夢一道者捧一貴人與之且云異相祖問何異曰四節指再詢之曰爾臨終當自知之及生屋後聲如震雷須臾龍出地拆為潭一日祖燕坐恍忽見一道者前曰聞爾家有異相請出觀之祖令人抱兒出道者指兒曰此

有四節措問其故取兒中措視之乃四節者道者去追之不見夫祖悟臨終之語遂沐浴更衣而逝梁後終於福建亦無恙云

羅氏婦

南昌羅氏婦子女三人共宿一室一日長女歸寧婦留與同宿女不可乃與其嫂宿室之右旦日起問其母寢門不開候至辰刻令人從屋上窺之則中炎氣勃勃上逼人就視之母子俱焚死于床之下衣服一無所損更不知其何異也前二事徽州太守蕭日選敬道言

魘魅

左道魘魅載在律文禁至嚴矣余鄉宜黃縣有習小茅山法者初學至彼必令飲墨水然後授之其法作草人鍊之置野外數里夜焚符響令尺呼之隨響隨進法成則山魈木魅皆亦役使能聚百人白日鳴鑼鼓從城市入人堂中埋符地下人不覺也與人惡則書其姓名生命置草人腹中令度水火坑響令尺呼之入入則必死或命不當死草人至水火處輒躍而過又能使鬼擊瓦石入人室中或

置污物飲食內或日中放火火不焚室種種
不可盡述其小戲則能令婦女衣裙自脫或
敗人酒或亂人機絲求之郎治嘗有一人為
此術出望見一婦郎取一草繫其腹呪之乃
以氣鼓腹草斷婦裙已墜地矣婦羞甚歸自
縊乃其妻也又一人學脫衣術歸以試其妻
妻夜中衣盡脫暴露于體取衾覆之覺身如
水滑更不能著往求師解之不及歸妻已縊
死大抵此輩悖逆神理多致自敗門戶絕滅
往往如是亦不止也況律所禁止其身乎又

土木工亦能禍福人或作木人相擊令人多
爭訟或刻小棺令人多喪亡或刻人推車向
外令人財産散出或刻木人縊或以麻褁磚
謂磚帶孝或以破衣褁骨謂窮骨或刻婦
人倮體招客狀令人婦女多淫如此不一家
塾事親爲禳法甚具辛未歲有人來自廣東
能取水置堂中書符呪即知其處有祟便指
其方出之皆如前所云者郡城諸姻家延之
取魘物甚多土木之工悉遭繫累其人畏仇
一夕潛遁去不知所之

王中丞

王中丞元美名在海內稱七子又其最稱李王謂于鱗與公視弘正間獻吉仲默也今士大夫交口傳誦其詩篇如靈蛇夜光洋溢中外李全集已刻中丞公有弇州山人四部集刻而不欲傳故人鮮畫識公生平推李甚至故名稍抑在下今觀其詩視于鱗誠伯仲之若文之高下雖非小生淺學所能窺然合而觀之則李云擬議以成其變化者雖自負稍高人亦不易及第論其至擬議之功李差盡

矣究其變化似猶局促在繩墨中若信意所適隨物而施不失往程不滯舊[illegible][illegible]灝莽莽愈達而愈神紛紛紜紜愈[illegible][illegible]愈刻則公之文當為明興獨步即獻吉贈送諸篇尚瞠乎後矣其詩為于鱗所選似止一時贈答亦尚未盡余嘗愛其聞警二首云春雪經寒草未長北風吹日晝蒼皇羽書實報臨三輔貂綺虛傳出尚方愁見材官屯灞上喜聞飛將下漁陽請纓投筆憑誰寄老婦孤兒更可傷黃雲白草漢關頭豹虎荒村總百憂永夜茅堂

看斗柄中天畫角起邊愁龍驤候月三千騎
雁塞橫空百二州最是
聖明惟薄伐玉門何地覓封侯夏日同僚友遊
崔都尉山莊分韻云別館横臨鄠杜邊偶逢
三伏勝遊儒夾堤楊柳涼全得出水芙蓉曉
故鮮北極雲霞供檻外西山風雨落尊前誰
家賭度秦臺引回首朱門月可憐即此三詩
置之老杜盛唐誰復辨者况其未見故多也
公自云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
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

必窮有證必切敢於數予云有徵長公之所
自負如此蓋大而非誇矣至明興博雅必稱
楊修撰用修今丹鉛所錄公纔爲正數條赤
牘所遺公又爲補數卷若公慮言別錄如入
海藏龍宮無所不有豈務僅止於博古而公
於當今典章文物考索評訂汪洋浩博而精
擇朗識足以啓後來照當世張中丞肖甫常
謂余云與公居常談笑吟諷外或酬酌竟日
達旦似無一刻事佔畢者不知公書從何所
得從何時讀也玆真有天授扎

張中丞肖甫銅梁人名在七子中又孫三甫、
余在金陵時見俞氏所選盛明詩又得新安
所刻張中丞詩纔十之一耳余為渝州公暇
以詩示余幾百首其所贈答余者無論也嘗
欲萃而刻之以渝鮮能書不足配新安本耳
衣南都送余領渝州詩云簡書朝下帝城春
此日分符得玉麟自是使君稱長者由來奇
牧用詞人雙旌夜入刀州夢五馬風清折阪
塵便欲西歸從父老相携簞食大江濱夔門

西望是江城大守秉春皐盍行蜀道那論雞
巽易雪山應繫重還輕兒童萬室巴渝舞簫
鼓千峯竹馬迎高節昔稱朱北海知君不讓
巽時名寄懷二首云秣陵亦是漢西京詞賦
君齊作者名出領一州如斗大來看五馬似
龍行民間歌舞簽帷見郡東江山坐嘯清多
少青嬉彝闊外政成應有鳳皇鳴乞將骸骨
卧帐峨𢀿亭其如懶慢何散髮林丘憎束帶
避人門巷或張羅山川日待雙懸下因對時
詞五袴歌説道使君能下[illegible]論于一[illegible]

過明虹大守同諸僚友餞余澄清樓偶作云
雉堞全扶閣勢平雄看究似石頭城竒峯曲
抱青尊起寒斗高縣畫棟明中夜巴渝當日
舞東流江漢使君情登樓無用思吾土多少
風雲倚檻生起豸南行舟次渝州朱明虹公
祖賦二詩贈別和韻奉荅云歌發驪駒夾圻
頻鵑殘愁見栁條春寒江月澹孤帆客去國
雲依白髮覲夫計蒼皇違鹿豕悉名未必畫
麒麟笥中尚擬陳情草異日將因上
紫宸天門一佩左符來千里山河保障扎滿地

崇留巴子國明堂人自豫章材等前意氣看
龍匣江上風流憶鳳臺不見潁川終拜相期
君中夜望三台金陵江望有懷明虹使君時
將入計矣云天垂西極望渝州景物偏生萬
里愁江勢散從巴字水鴻聲不盡秣陵秋稍
聞肆覲來群后遥想遮留夾去轔試聽明堂
傳劍履幾人高第似君侯明虹公祖行部山
城喜而賦此云衙門長夏足畢棲忽報前茅
業已西不盡真人傳紫氣頃教野老杖青藜
天垂露晃千峰出雲拂旌旄落日低小隊儻

從雞黍約草堂亦在浣花溪明虹朱公招飲治平寺云相携春草遍禪堂緋殿蓮燈綺席光洞裡桃花欺酒色風前寶樹散天香情同塗嶺千重厚心逐渝江兩泒長語到明朝車馬路何人不擬醉為鄉遊塗山奉東明虹公祖云青郊寒削萬芙容支策捫蘿破紫茸祠抱山川思夏后春從天地入兗封桃花水散龍門柬楊柳棲居雉堞重君道寨頭蒼翠色何人持贈白雲峯明虹太守餞余五福宮賦別云登高遥借紫霞宮福地追攀一逕通城

郭萬家春樹裡江山雙目兩天中雲穿仙樂憑闌得露浥桃花照酒紅楮點闌門楊柳色誰歌三疊對東風白市山行有懷明虹使君云躡屩風氣佳迴光照谷口樵逕分羊腸巖泉濺馬首白雲飛一縷烟嵐蔽林藪上幾青天歌下若建饒夫寺鐘穿峽來松花落吾手田瞻巴渝城丹霞散培塿掃石時一謳顧戀區中友山水疲雙眸寄言永嘉守朱東器太守擢河南憲副送別十首云使者乘軺入大梁中臺列柏儼成行寒風六月生沙海玉壘

高横柱後霜漢庭高第是渝州五馬如龍陸海遊明發江干攀卧處也停軒盖慰遮留梁園百尺有高臺嵩影河流相對開一自鄒枚叢賦後千秋又見使君來天風一飽布帆過繞樹流鶯兩岸多峽口猿聲聽不盡巴童又和竹枝歌詞賦翩翩凖二京年來治郡見功名請看漢史班生傳文苑誰無循吏聲郡國婆娑棠樹枝尊前折贈慰相思遶城無數江心石留作地年墮淚碑中原日月丰樓臺北去千峯立馬開歌罷四愁聊寓月黏天一片

白雲來驄馬平原此日行繁臺秋色不勝情
黄河自是西來水尺素無由達汴京雄才馳
騁氣如雲愛士時從益部聞明到夷門尋故
事何人不說信陵君紫氣重封二室山三花
留待使君攀懐人若縱西南目天際峩眉白
雪間明虹公祖將之中州遣書山中言别適
當七夕之辰也因賦此見懐云小結溪居竹
萬竿魚書忽報下江湍開槭已帶中嵩氣倚
杖遥從北斗看點點千峰隨雁落盈盈一水
傍秋寒莫將此日悲牛女乍見人間轉自難

明虹使君明發吾渝不佞屬廬居不能往送謹解佩劍贈別而侑以詩云乘驄使者將欲行秋氣蕭蕭班馬鳴紅樹江頭開祖帳峯烟半落渝州城伊余塊寢康成里孔融惠好殊無比關門遥憶攀轅人恨不相隨諸邑子涪白飛濤天怒摧黎山九折車堪迴渭城有曲不得奏側身東望心悠扎寥廓霜空暮雲紫同心難隔千山水蒯緱三尺平生親脫贈相將贈行李君不見吾家茂先佩于將斗間之色從豫章君生豫章望氣否神物會合終當

有明到中原曉渡河帆前津鼓楊洪波風雷倏忽劍歌起始信龍泉尋大阿嗟夫嘗鼎一臠公之所以主盟騷雅者固可槩見矣

石鐘山詩

石鐘山在湖口縣當彭蠡之衝上下二山嶔空岝崿余以丁卯北上南宮登焉閱蘇文忠詩敘謂山下有岩洞江濤流轉觸而成聲又謂上有魚池今廢不存矣自文忠而外又有吳明卿陳于韶二叅伯詩明卿云楚客登高秋思濃白雲隨杖入芙容九江落日迷山市

萬壑寒濤響石鐘古閣懸空愁過鳥輕帆挾
雨帶飛龍俯看天塹雄南北何事中原有戍
烽于韶云一片孤城雙石鐘稜層傑閣隱芙
容雲摧峭壁愁黃鵠雷起陰潭上白龍揚子
暮潮搓極浦匡廬殘雪見中峯乾坤今古雄
天塹却訝南州有戍烽一眺滄波萬里派東
南吳楚坐中收峯高鳥鵲凌寒度水濶黿鼉
吹浪遊落日倒翻河漢影斷虹長掛石梁秋
天涯憔悴誰能醉芳草浮雲處處愁時吳以
南康節推游陳以豫章叅伯西歸芳草浮雲

殆有旨也余渝州入覲于韶自閩從丘使君
之請為文以贈盖余初不相聞而蜀有覲者
于韶初未以文贈也余感其誼賦詩謝之〻
韶荅以詩云使者書來問水濱草堂芳訊忽
嶙峋豈云問俗憐憔悴耐可論交到隱淪經
術一時歸大雅巴渝何地不陽春舊遊覓阻
登龍會慚愧南州下榻人于韶在豫章吏事
精敏每文牒旁午一一按閱批摘如神諸胥
吏咋舌不得出一語其歸也意或為忌者所
中云

友石

渝有式燕堂在堂之左中有石二合而為一上隸書友石二字乃宋余制置玠書也又刻草書一詞歲久石且斷詞不全字亦就泐前太守閩人黃公乾行移之金碧臺下後復移堂中故石合處皆非舊迹然亦渝治一奇也

陳憲使

沔陽陳憲使蘇山先生柏參知公文燭玉叔父子俱以詩鳴興都玉叔守淮安時余為南比部結青溪社玉叔以詩寄社中諸子諸子

為江閣停雲詩贈之而余為之序余守渝玉叔督四川學相見驩甚因折節為交時從郵筒中以詩文相示先生有職方題稿余為序之先大夫墨泉詩稿則玉叔為之序葢於是稱通家而先生亦復以詩文相訊荅先生才氣高一世獨喜與文人遊凡海內知名之士爭願從先生即數千里靡不意相結也玉叔八九齡即能讀古文詞已揮筆作驚人語旣宦遊所知交益廣著作日富其文不司馬詩不盛唐不屑也先生所著有職方題稿見南

江閣詩文稿借山亭詩稿夏汭樂府借山亭
續稿 玉叔 詩有廷中集漢陰集蜀中集文有
五岳山人文集俱行于世先生嘗寄余詩有
酬朱秉器使君用原韻云錦字遙傳自錦官
詞源三峽倒生寒才情豈但凌雲似意氣還
同折檻看老去林間悲短羽狂來天外望長
翰平生萬户輕如洗何意于今更識韓荅朱
秉器太守云錦字俄傳漢水涯同心千里未
云遐雄詞已許傾三峽高誼還驚比二華黃
石敢忘曾進履青門猶憶舊耘瓜他時倘恊

非能卜肯以勳名讓子牙先生冢嗣文燮諸孫汝堪汝封汝均俱才而能詩二難競爽且篤長文而三穎水德星今移聚漢陰之上矣

峨眉佛現

蜀峨眉宇內勝境也山積雪六月不消遊者必夏秋之交雖盛暑猶挾纊以往山有石能作五色光又時有佛光現將現有鳥名佛現者連呼佛現光隨聲而出孫扶菴先生有佛現詩云佛現佛現鳥語易隨人意變山川發精靈草木呈葱蒨佛現佛現卓犖斯言可以

釋千古之疑矣

昌州海棠

大足古昌州地宋人云海棠無香惟昌州海棠獨香余暇日訊之即無香者亦不可得鄉士夫云府治之東有海棠溪往春時紅英夾岍士夫相與遊賞今其地鞠爲茂草矣夫急農桑本業而後耳目之玩此太平事也而勝跡湮沒無聞良可恍嘆

荔枝園

一統志載忠州有荔枝樓爲白香山建詩云

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今忠州更無荔枝惟涪有荔枝園臨江提荔枝樹一相傳為楊妃時所植余未至前三四年尚生今惟枯幹存矣意居民及有司疲於將送故殺之耶江津縣治亦有荔枝園問之縣令今亦枯死矣

釣魚城

釣魚城在合州治東北余行部至合登焉登山處尚有城舊跡山頂頗平有寺一就寺僧

詢故事得舊城志一紙字多譌舛所載城守事與史互有異同爲録如左誌云山在州治之東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其山上高千仞峯巒級級聳然可觀其東南北三面據江皆峭壁懸崖陡然阻絶修城之後鑿山通道路曲之次方可登臨其西山岩稍低於此築城高十仞門有八曰護國青華正西東新出奇猗勝小東始闢其山脚周廻四十餘里峯頂有寺曰護國堂殿廊廡百有餘間宋紹興間思南宣慰田少卿所建至元戊戌爲兵火焚熄

寺門之外突然一臺曰釣魚臺其上平正可坐數十人上有巨人足跡年代雖遠風雨不能磨滅崖邊插竿之目猶存此臺在山之巔俯視大江懸崖十仞相去險遠釣可施乎名爲釣臺似不侔矣竊嘗稽古之時洪水爲患蕩蕩懷山襄陵此山三面據江宕渠嘉陵二江自西北來衝於山之西流至合州城下則與涪江會同皆浩浩蕩蕩環遶山足而東下往古水患之際勢必環抱此則釣魚之名所自始矣寺後有石菴凡二十四片斲成乃開

山祖僧石頭和尚自造也宋高宗南渡之後北兵益熾彭大雅奉命入蜀令郡國圖險保民大尉井淵州觀此山形勝可以據守故城之郡牧王堅發郡所屬石照縣銅梁縣巴川縣漢初縣赤水縣五縣之民計户八萬户丁一十七萬以完其城城内因溝為池周迴五百餘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汪旱亦不涸池中魚鱉可掉舟舉網又開小池十有三所井有九十二眼泉水春夏秋冬足備不乾城中之民春則出四野以耕以耘秋則收糧運薪以

戰以守厥後秦鞏利沔之民皆避兵至人物愈繁兵精食足兼獲池地之利官民協心是以能堅守力戰而効忠節東有溝曰天澗東北有山曰天洞嶺龜山與魚山對峙城上呼語相聞元憲宗蒙哥於此駐蹕王堅去任之後繼任乃安撫張珏踰年安撫張珏以功陞渝州制置使繼以王立為安撫立至任益嚴守備兵民相為腹心聲息稍緩即調兵討捕隣邑之降北者取果州之清居城復潼遂州境土攻鐵爐城堡承命旌賞擢授遷秩矣忝

宋天運告終帝與二王航海故忠義之士不克遂初志至元丁丑北兵攻圍甚急如雨以秋至旱人民易子而食王命不通三年矣戊寅正月渝城爲守門者獻之北兵矣制置張珏被俘而魚城孤其援矣北軍畢至攻城且曰宋已歸我國久矣爾既無主爲誰守乎城中之民皇皇汲汲危如釜卵之魚知其禍在頃刻然皆協力而無異謀王立令衆曰某等荷國厚恩當以死報無其如數十萬之生靈何今渝城已陷制置亦擒將如之何愁蹙無

[illegible]歸家不食其家之義妹者乃所掠虜營北[illegible]帥之妻名熊耳夫人王立問之答云妾[illegible]立乃喜曰作吾之妹侍我之母待獲[illegible]件其完娶待之若同乳之妹已數年矣至昇熊耳夫人亦憂城危禍及素知有兄在北也謀略應敵出奇制勝尤有過人其時北兵大集駐漢中利污初冬嚴則來攻圍春暮暄熱則復退去先是巳未歲值大旱自春至秋半年無雨北兵圍逼其城意城中無水急攻之一旦至西門外築臺建高樓樓上接梳

欲觀城內之水有無內知其計置砲於其所
次日憲宗親率其兵于下珏命城中取魚二
尾重三十斤者蒸麵餅百餘數俟緣梯者至
其竿末方欲舉首發砲繫之果將上梯之人
遠擲身殞百步之外即遣鮮活之魚及餅以
贈諭以書曰爾北兵可烹鮮魚食餅再守十
年亦不可得也時北兵遂退憲宗為砲風所
震因成疾班師至愁軍山疾甚遺詔曰我之
嬰疾為此城也不諱之後若克此城當赭城
剖赤而盡誅之次過金劍山温湯峽而崩世

祖皇帝即位兆兵大集總元師蒙古等軍於本州雲門山虎頭渠口魚村富峪石子山等處連營對壘攻圍甚急而城中出奇制勝或擊卻之或掩襲之新獲累捷是後不敢久留城下春來秋去出沒不常者十年立憂而不言其妹因見王立之憂而告之妹本姓李今成都總兵李得輝是吾親兄若知安撫待我恩禮必盡心上聞親來救此一城人民立乃大喜令致書熊耳夫人嘗為兄作鞋有式兄甚愛之仍作鞋以并書一通為信遂遣傔

楊獬等潛赴成都納欵李相得其降書知妹
在魚城喜不勝乃遣使星馳赴闕開奏仍領
兵至城下先遣獬語王立夤夜豎立降旗於
城上次日北兵見說欵降欲登城而門閉壁
堅不敢入又次日乘舟至城下民皆讙呼焚
香望拜李相公麾退圍兵汪總帥蒙古等軍
日我等攻守此城餘十年戰死者以萬計憲
宗皇帝亦因此城致疾而崩臨崩遺詔不降
必欲攻困致斃當上為先帝雪耻下為亡卒
報讐李相諭慰未決又數日朝使適至奉詔

吾魚城既降可赦其罪諸軍毋得擅便殺掠
宜與秋毫無犯李相仍旌其功於汪總帥齎
立降書大[illegible]遂李相令城中之民悉力陷
城築門衙日仍徙其民復舊治所士農工商
各復其業黔黎老稚咸感[illegible]再生之恩
安撫王立至京奏[illegible]遂將軍合
州軍民安業合民遂於城之西南隅建樓立
祠以奉[illegible]公歲[illegible]祀以報其恩云此
志文脫誤殊甚又出俗筆然攷宋史釣魚之
城築始於二冉而成於制置使余玠令乃曰

彭大雅耳潤州不知何也内紀蒙哥因砲致斃張珏出魚伐謀熊耳易姓全身王立不汚俘虜皆有可採者惜年代久遠寺僧愚闇無從得他本證之耳

石頭草菴歌

城又有唐石頭和尚草菴歌云亂雲堆裡甃樓並亂雲散處千峯起千峯翠滴千丈岩千丈巖前瀑布冰水流萬派潮歸宗試問歸宗那箇是山又高路又陡來往行人罕相偶孤猿啼鳥斷續聲谷口暴風互相吼祖師印慵

閉口名利是非更何有有時抱膝倚松間鎮日仰頭看雲走浮雲聚散散還聚浮世萍萍堪譬喻貴賤高低死復生出沒高低無定處山僧真箇百無憂樂樂天真任自由迎送不曾隨世態更無一事掛心頭風雨齋草堂幽出沒黃蘆帶露收渴則飲泉飢則食睏則隅岩枕石頭日出起來更何有煎茶煮茗兩三甌自謌詠自倡酬從來此道寡朋儔山僧不曾輪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又云南堂要問曹溪路夾靠工師田石頭且是一堆百雜碎

從前錐鑿棄來休又云千尺垂絲坐釣臺滄江兩翼自天開烟波未放草亭闊引得鯨魚上釣來又云雨聲通夕助風號蹋倒重巖氣愈高莫向石頭愁路滑要人步步脚根牢又云散人垂釣鈞無餌禪客談玄石點頭此是山中真樂處世間得喪等浮漚又云當日四公在此臺烟波湖海豁然開一竿擲向蒼崖下笑指曹溪歸去來後書曰嘉定丙子閏七月己亥豈宋寧宗時寺僧錄其語而刻之石者耶

溫湯寺

釣魚城下十五里有溫湯寺山如翔鳳泉出山中氣勃勃流為浴池又從池邊出殿前為大池迂迴曲折清暖可掬有魚黑色游池中又左流入前浴池池三四皆覆以屋又從池繞山下流入江亦一勝境也陳督學玉叔行部合州因遊焉有游溫泉兼懷社中諸子詩云招尋古寺酒尊同濯得溫泉興不窮芳樹青山春更好上方朱閣晚尤紅二千品秩稱良吏十五詩篇見國風記得向來投贈意故

人多在大江東

定遠白兎

宣德二年二月寧夏進玄兎白兎各一時總兵寧陽侯陳懋也

上賜以龍衣玉帶璽書奬諭嘉靖中四方獻白兎者尤衆在渝州時定遠獲白兎一獻之部使者擬

上進後以地遠物異止之年伯曹自山先生云曩時定遠亦曾獲白兎盖地多產此不足為異也今梁山官道亦有白兎亭云

甘露

渝巴縣詹侍御貞吉余同年也為余言其鄉一月前出甘露夜著栢枝如雨點曉視之凝結如珠嘗之如飴土人競取以食旋撽縣令問之則已盡矣惟著地尚有迹云攷諸記載甘露甘而色微紅有雀餳則色白稍濁味雖甘而澁雀餳為異甘露為瑞是月侍御母夫人卒殆雀餳類也

謝慧卿

謝慧卿巴謝氏女也頗能詩雖不盡合亦一

亦文之秀也有竊仙自樂詩云尋得桃源可浮仙丹書惟恐鳳飛傳雨收峰頂雲歸洞風到池塘月滿天頗清脫可喜

唐行宮礎

升菴楊先生題唐僖宗行宮柱礎云唐帝行宮有露臺礎蓮幾度換春苔豈容再向[illegible]叢狩王氣遥從駱谷來萬里山川神駿老五更風雨杜鵑哀始知蜀道家應篤不及胡僧度海杯礎今故在游大初為余言寺僧今令匠鑿而丹之乃知李文饒方竹杖嘗無對

箕仙

箕仙之異余所見楊州懸筆畫及詩題神氣飛動詞調清逸然謂異止此矣比至渝則又聞能與人飲食坐中相對盃核漸空客欲得殺酒則令取之某所應聲而得又取土置爐中旋化為黃金齊變二狀其神為郗仙劉中丞維南以無二心登仙表薦達上帝頃刻千言坐客叩之隨叩而贈若詩若詞皆有情致嘗於一生叢空中贈對聯曰二人草下將軍立一曲清歌日易斜後大比人叩諸生中誰

當捷者箕其曰在某生書室中及揭曉乃蔣太守弘德曹主政大川也草下將一曲日盖隱二人姓人謂將軍立蔣當久遠日易斜非吉徵也後蔣以太守歸六十餘卒曹仕止主政早逝云

孟密寶石

雲南孟密夷地產寶石其價至數十倍金珠者夔州表二守葵為余言其酋長家石最多每壽日民爭以為獻其大紅者最貴酋鏤為盃是日以供客飲有其指揮者與酋善歲歲

往壽之情且洽是日酌酒忽泣而嘆胥訊之曰我有母老死無日儻得一盃為壽吾生願畢矣胥曰君欲之可隨我往取因引入一室見大筐數十悉以金絲為之每筐貯盃數十盡皆其前世物也因令擇其所欲者指揮僅取三盃以出後總兵稍聞之因取其二其一尚在不敢出以示人蓋其值無價矣西醫蕟瘵云其地多鬼術能以土泥木石易人五臟手足又多癰癘取寶石者多死焉有經歷未愷者得是差入其地一門子忽墜焉通事者

急視之見一雞縶馬櫪側曰此必為地羊所
呪即令寨長呼衆夷婦訊之一婦云失一雞
遂事賞以物頃之門子稍甦覺腹痛下剌竹
長尺許遂愈

巴中二水洞

巴東火峰鋪東西二溪水皆流入山下洞中
不知所往過者悉停輿觀之同寅王左史棟
梅云此賊水也風水書地有此水主土人多
盜竊渝州龍洞鋪亦有之然止一洞酉陽有
相思洞其水稍大每罪當死者輙從洞口投

之竟無出者

華嶽靈異

翰林盛先生訥少從馬相公讀書華嶽為余言嶽神靈異每京師遣祭或名卿上謁先期恍惚間若有旌幢導從出迎者甚[illegible]人比華州有庠生某授徒數人一日飯後有二生相戲踣其一地中往救之死矣遂舁入室內灌之湯液更不能活大懼妨試事馬公謂嶽神著靈海內令咫尺盍叩之因共焚香叩神還競趨入室復視盛時獨立室外俟之見山

間去五里許忽若月出或起或下如晝
稍聞室中語聲再視之光漸近逼庭中
而隮盛殊駭愕聲閙室中競前出門則無所
見矣生死者隨疑又一日中秋雨盛從華頂
望月頂僅一室差可容足盛夜中卧又恍惚
見笙簫幢蓋從山下來比明問之則初未有
人至也閱天傳信錄云唐玄宗幸華陰見嶽
神數里迎謁不知者以為訝然名山大嶽靈
異所鍾況明明祀典作鎮金天其徵應昭赫
理固有然者矣

武安靈貺

武安王靈蹟遍宇內前紀固生傳其一也然余家世承靈貺尤渥先大夫在邑庠累舉不第一夕夢王授以刀法因握刀舞舞訖擲刀于地曰大丈夫會當萬里覓封侯解者曰王好左氏春秋神蹟也授以刀法殆取魁之兆與甲午歲遂以春秋取魁選辛丑自選調赴武昌任有盜先後瞰舟不之覺也舟人[illegible]忽狂呼曰吾關某也昨有三四人過汝舟[illegible][illegible]人過何不懼今已就擒矣已前路果獲盜云

所言武昌特建王祠堤上一日家僕福亦狂呌取磁碗嚼之云朱某已陞應天我方自堤上來報者從堤上報某矣是日先大夫督工堤上无宜人在官舍尚未知也歲戊午震復夢王授刀法如先大夫心竊以爲異已又復應諸如此不一顧余小子無能樹立以荅神休賚實有深沉焉

漢壽侯爵謚考

程學士敏政漢壽亭侯爵謚考云關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謚壯繆今之祠扁止題曰

壽亭侯不書謚意以漢爲國名謬爲惡謚以
予觀之封爵既已既誤而諱書謚者尤非考
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於
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
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制有縣
侯鄉侯亭侯以[illegible]入之多寡爲[illegible][illegible]以
壽亭爲封邑誤矣又昭烈勸進表[illegible][illegible]列銜
曰前將軍漢壽侯關某若以漢爲國名則不
當錯置於職名之下至於謚法武功不[illegible]
謬繆穆古通用秦穆公魯繆公在孟子

至晉穆彤在史皆為謬盖傳羽之死節故以壯謬節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斯言卓矣然玉泉顯烈廟壽亭侯印謂紹興中漁父得之以歸廟中又謂端平兵火獨此印不燬自宋迄今相傳以為異噫漁人之僞竟千載無人辯者而獨存於兵火之中似有神物護持者豈有自不識耶

秦宜祿妻

華陽國志劉先主紀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公壯羽勇銳拜偏

將軍初羽[illegible]主從公用[illegible]於濮陽時秦
宜祿為布[illegible]於張楊[illegible]妻無子乞納
宜祿妻公[illegible]及至城[illegible]公疑其有色
自納之以[illegible]觀之當出[illegible]之口夫以
王之大節皎如白日封[illegible]細微闇昧
尚自矜重肯取失節[illegible]孔趙子雲
在當時猶能辭趙範[illegible]譏度而先自
請乞其為誣衊可知且濮陽之破乃前日事
時豈有王王從攻布乃在下邳非濮陽也史
又謂魏將軍龐德子會隨鍾鄧入蜀盡滅其

家按關氏譜漢前將軍壽亭侯羽生侍中興興生統彜其後居信都裔孫播唐德宗時為宰相然則王之家何嘗盡滅蓋王世與吳魏為讐如于禁龐德後裔倪倖得志遂肆誑言史不察其真遂為收錄使王忠節負謗千古今世俗戲文小說又有斬貂蟬關索鮑三娘等記派傳附會真偽混淆然蜀有關索嶺又有鮑家庄不知何也或曰索即興云

女媧風陵

潼關有女媧陵在東門外三里黃河北岸攷

唐天寶十一載六月虢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中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涌出上有巨石石上有雙栁時號風陵堆盖女媧風姓也事又見喬潭女媧陵記楊用修云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攷關志則云或曰女媧墓在山西趙城縣此黃帝相風后墓故曰風陵然以楊說及地理參之關東門外卽閿鄉地謂女媧良然

惠逸人

龔州張明府維訓為余言惠逸人事余請傳之傳辭多不具載載其槩惠逸人者名沐字予新自謂一松子東西南北人也或曰上世惠妃族以事謫秦中北里籍乃為秦人逸人志氣軒豁好古書習名賢法帖長安張太微與武功康太史鄠杜王太史盩厔王袁谷遊終南見逸人詩有傳句遂引與遊逸人一日欵有司求籍長安大村里按察孫公限韻令賦雪行逸人曰請無拘禮法乃解衣脾睨良久揮筆題曰誰人種此琅玕玉我得清風徐

尚淳待月忽疑青鳳至凌霄常與白雲親渾
如娥女清殘粉清似虎齊不受塵獨有歲寒
君子節肯隨桃李競芳春孫大爵賞因為繫
籍長安自是名益授振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延之武
功作詩為贈然性至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聞促織感而
咏曰我聞促織音月下淡[illegible][illegible]壁我白頭親
寒衣著未着原憐其意贈子還里後從雲總
戎徵入為幕客乃述臯蘭歷雲中又入承天
平生奇崛不平之氣悶寓於辭賦晚又從總
制劉公徽併固原志充好談黃白術或詰其

好仙者逸人曰予欲居九夷而能以王道與九夷乎子夽知古達者之寓言也而何以謂我哉年六十卒葬長安曲江維訓與華原張予志川宗尉為題明詩人惠一松墓有一松集若干卷子孫世其家學為漢中廪生亦坎軻落魄忌者以先世讒之被黜朱子曰龍蟄于泥鳳栖于藪池蓮不染垣竹自直人固自立耳古用人者不以世故疑不以父故廢彼訕訕者何獨見之左與然予新父子身愈屈業愈伸迹愈隱名愈顯讀維訓之傳其不朽

固在也謍謍者且獨柰之何

華州二烈女

維訓又作二烈女傳二烈女者一郭氏華儒生東群芳之妻年三十一王氏其妾也年二十九群芳病亟囑郭氏擇人事之郭大哭噬指申誓期以必死群芳卒郭命匠具二棺遂絶飲食三日制衰服畢亦[illegible]辭與家人訣家人防守甚急郭佯許之不死少懈乘吏歛衣縊群芳柩帷之右初群芳與郭氏訣王悲曰何不及我群芳笑曰汝亦能郭氏死從

我耶王氏曰夫君勿以我不能死我非婦人耶亦從郭氏請具一棺不飲食朝夕侍郭三日乃持郭氏相向泣拜而謝之已縊於帷之左母周氏伺于傍解其索王麾曰吾主母死吾何獨生因給母他辭是日戌竟縊以死王都守為豎雙烈旗于門部使者聞之遣官奠祭如禮

趙生食滌豆

胡豢溪墅談載盤屋趙生食滌豆事蓋與王叔陸暢大相類同寅趙君又為余言其鄉人

嘲之以詞曰祖菴一箇燒薄頭姓趙他在陝西城誇乖來賣俏他說他新舊二院多走豈不識一箇香肥皁拿在手裡左覷右覷一碗涼水細細的嚼了煞時間發嘔子也苜蓿菜水飯吐了兩半瓢聽肴滿肚棗村皮盡都去了聽着可惜箇香肥皁着箇燒薄頭吃了蓋詞寄山坡羊也事既希奇詞亦善謔真可資捧腹也或云詞出王渼陂

裴黄嘲謔

開天傳信錄載裴諝為河南尹素好詼諧多

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謂判云者畔似那
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
著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
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謂大
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旁我搦老鼠兩家不
𤜱爭將來與裴謂遂納其猫爭者亦哂又安
西衙將劉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猿猴上令黃
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密賂幡綽幡
綽諾而進曰可憐好箇文樹髭鬚共頦頤別
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强似文樹上知

其賂大笑之又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温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其畧曰若夫天寳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温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輳鑾輿劃出驅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黄一隊熊踏胷兮豹挈背朱一團兮繡一團玉鏤珂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瓤莫道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自叙云别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憧雖短技藝能長夢裡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

莫五角六張帝覽而竒之將加賞令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窮薄人也授春官衛上左焉

甄生滑稽

東方依隱玩世視脫舍人優孟抵掌叔敖子承封地譎諫亦能悟主談言可以解紛至群居廣坐一語開頥旅次愁邊片言捧腹誼雖非正劇頗怡神嘉靖初濟寧甄生者最稱滑稽有中官某聞生名邀入舟次生一見輙大

哭中官問之曰公大似我母中官不覺失笑乃厚贈之又庠司訓某責束脩甚不能具頗遭訕詈一日晨詣齋曰昨夜伸與婦起發藏中數百金因共婦約以金若干置產若干作室若干供酒食若干贈荅若干償貸又若干以奉門下司訓問安在曰夢也司訓怅之生曰甚貧士若非夢將何以奉先生司訓愧而止

史記錯誤

史記書內多錯誤孔子世家云嘗為季氏史

按孟子嘗為委吏似季氏字與委字相近而誤也陳涉世家云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其子當作耳子盖其耳字相近而誤也諸如此類不可殫舉若田恒作田常當由避文帝諱非誤也

吳起蘇秦

蘇秦刺而以車裂得賊吳起射而以伏尸族讐二子智行於垂死之時可謂能矣然不能全軀消變於未死之日謂之不智亦宜

荊軻傳

荊軻傳近解者謂大史不滿荊卿故首以蓋聶魯句踐發端而後結以句踐之言按去蓋聶逃句踐正與藺相如韓信同故句踐云吾不知也曩者吾叱之彼以我為非人也此正是取軻處不講於刺劍之術又是惜之以結蓋聶意又秦舞陽年十三殺人董先生份曰以十三童子輔行亦踈矣不知十二殺人乃言少時事非副荊卿時也

雍樹

汝陰侯傳面雍樹註三說俱無謂至謂抱小
兒為雍樹尤不可憑余意雍樹或地名不然
或雍丘之樹也葢漢王以虜在後欲馳去故
棄兩兒嬰乃徐行以示閒暇令追者疑有備
不敢前也即後平城徐行之意至雍樹脫險
乃馳太史公用語有意正見嬰為大僕能其
官也灌嬰傳云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
王遁而西從還軍於雍丘正與此同則以為
雍丘之樹似亦可據

恩公

陸賈傳無久慁公為也索隱曰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余按公指諸子承數見不鮮來蓋十日而更日不過再三正欲見之不數若數見則久慁不鮮俗云久住令人厭即此意也索隱謂欲時時來見莫見不鮮之物非也晁錯傳文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此公字同指子

牛鼎善畫

史記孟軻傳牛鼎田橫傳善畫註俱鄙陋可

笑余解之後見董先生份解與余合始躍然而喜

陰重不泄

周文傳陰重不泄解尤陋盖陰重者陰黙沉重不泄者所該者廣不特人言一事下衣敝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應陰重意後宫秘戲無所言及上自察之等語應不泄意

同姓名

同姓名者漢有嚴君平名遵賣卜成都市嚴子陵名光亦名遵隱富春山近王中丞元美

說部舉同姓名者幾六十人而偶遺此或以光名獨著故削遵不舉與

棄觚投筆

西京雜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漢書班超傳超家貧傭書以供養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閒乎後立功西域封定遠侯二事絕相類班乃欲效介子豈聞棄觚之事

而云爾耶

噀酒救火

欒巴噀酒救蜀火郭憲噀酒救齊火又樊英噀水救蜀火樊郭事並列方術傳而欒與樊俱救蜀火似一事而傳聞誤也攷樊以孝廉徵欒以宦者顯欒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生子賀至雲中太守又載列仙傳此尤異矣

慶虬之

西京雜記長安有慶虬之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

重於世是耳觀者自漢固已然矣

二杜二陳

漢有二陳孟公杜子夏漢書陳遵傳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欽惡之乃著小冠高廣才三寸由是更稱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二事俱可資談詭又宋有二孫學士且同館俱多髭無以為

别乃稱大鬍孫學士小鬍孫學士此正堪與杜為對尤資捧腹也

張世傑

宋祥興帝溺海時張世傑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余嘗疑此倉皇之際颶風大作寧能從容取香致語且當時海上俱溺又誰聞而傳之者然他書載世傑死焚其屍膽

如斗不化人有詩哭之云徒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則嘗溺而獲免矣又淳皇后父楊王傳云王從軍海上將殞君崩士卒死溺公舟破中流脫死登岍是海上亦有溺而生者耶則世傑之言亦或有聞之者

杜櫟語

莊子人間世杜櫟見夢曰吾求無所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幾死者謂幾為人所伐以死也蓋言求無所用而得全之難若此林希逸口義以為罵匠石誤

寶櫝記

蘇刻四十家小說有寶櫝記中脫簡殊甚少曾疑其贋因出王子年拾遺記校之蓋無一則不出記中至有删去其半不成句讀者而好古者不暇究其所出往往信之噫魚目混珠燕石登笥不在市肆閒矣

紀事差誤

事有出於前古而好異者引以傳諸當今曩毛兵書征安南相傳

世皇贈以詩云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

虔刀然不知為

高皇送楊文詩也麻苗亂時有錦鱗箇箇密如

針之詩不知為滇中夷酋作也趙風子亂時

有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

混沌之天之句不知為元末韓林兒語也第

以混沌易大宋耳近有作道聽錄者指黃巢

咏菊元梁王曉行之作以為

高皇宋人譏高宗養鴿詩載葉子奇草木子而

以為武宗北狩書非典聞時非久遠尚謬妄

若此況遠且僻者乎

著書遺誤

校書之難久矣謂風中掃葉旋掃旋生况著書者以一人上下千載綱羅捃摭繕寫勘讎即平生精力有不能給太史公父子世其業然史傳矛盾不少又况其下者邪近鄭莊簡吾學編薛憲使憲章錄俱稱名筆然中紀載有一人一事而重出者又或事一而二年並見者豈緝錄之時或有誤筆而校讐者未必盡當耶馮方伯汝言詩紀最號該博余試取漢紀閱之淮南招隱之篇巳逸不存矣豈公

有去取或删之與他不及悉校之然無從請質也

古今詩誤傳

萍萍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相傳為宋詩人龍大初詠沙詩也然余少時觀陸天隨甫里集已有之矣豈宋人誤耶又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神女到陽臺乃唐洪都西山處士陳陶辭妓詩也而相傳以為陳希夷蓋緣姓而誤也

太白集

太白集近吳刻稍刪其註然中有不可刪者甚多蓋徒省工費而去取非當若妾薄命云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注引陶隱居云斷腸草其花美好名芙蓉其根不可食食之斷腸今刪去矣曾以他本校之中字句互異者十恒五六如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他本沈作況内折翼翻飛隨轉蓬他本作異短天長去不窮閒弦虛墜下霜空則他本勝矣諸不能一一記之孟浩然集亦然豈二公當時各有改本而世兩行之耶

永王東巡歌

漢書王莽傳三輔盜賊麻起李白永王東巡歌三川北虜亂如麻麻字本此一時讀之不辯也古人詩無一字無來處信然

長干行

太白長干行八月蝴蝶來唐文粹作蝴蝶黄以秋蝶多黄白樂天詩云秋蝶黄茸茸亦此意然不若來字佳

太白贈杜詩

西凿詩話云殷璠集李白詩有沙丘城下寄

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其風骨音節為白詩無疑後人不之見以謂李無寄杜詩乃偽作飯顆一絶淺俗特甚未有一字似白語余觀白集又有魯郡東門送杜二甫一首云醉别復幾日登臨遍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蓋不止沙丘一首也然考啟集無沙丘詩意近日新刻者省工費而删之耳近

百家唐詩亦然至有取一人之詩僞作三四人者可嘆也

杜註

杜功曹非復漢蕭何病之[illegible]引功曹不知漢書云何為主吏注主吏功曹也攷虞註云孫策謂虞翻曰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則杜用吳志虞註為得又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虞註乃云三峽重岩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午夜不見日月此與淹義何與焉又云巫峽之高峻足以遮蔽

日月是以淹為掩矣他解以為淹留之淹似得之蓋此聯正漂泊西南之意則虞註失之矣

杜誦詩

高仲武中興集止取杜公一詩所謂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者也且云杜君詩調不失而已余鄉簡西巒紹芳嘗以為訝云近取高集閱之乃杜誦非杜公也蓋集曰中興則開天以前當不在所選矣列首以錢起豈應列杜公於後然杜公集實有此詩又不可解豈

後人因姓而誤入耶書俟知者

韋蘇州佳句

長卿家徒四壁立已爲貧矣韋蘇州荅李澣云相如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是以爭翻古案也蔡謨戲王導曰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而期盧嵩無馬不乗云莫道無來駕知君有短轅是以古事翻令案也他如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臨觴自不飲况與故人違不見心尚密况當相見時莫道無相識要此心所親人意有悲歡時芳獨知故不是平生舊遺蹤

要可傷皆抑揚其語而意度自遠謂蘇州止
於平澹要非至論
又曲罷碧天高餘聲散秋草人生豈草木寒
暑移此心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年華逐
絲淚一落俱不收雲澹水容夕雨微荷氣涼
都門且盡醉此別數年期須臾在今夕尊酌
且循環別離從何生乃在親愛中昨遊忽已
過後遇良未知別思方蕭索新秋一葉飛禁
鍾春雨細宮樹野烟和我懷自無歡原野滿
春光同是山中人不知往來躅日日生春草

空令憶舊居野曠歸雲盡天清曉露新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銜恨已酸骨何況苦寒時佳人不再攀下有往來躅雨餘山氣寒風散花光夕存亡三十載事過悉成空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茲樓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皆玩之而有餘色咀之而有餘味其他幽情遠韻為前輩所稱述者姑置勿論也

杜常

臨潼驪山華清宮溫泉在焉中有萃乇宋元及今人詩刻內杜常詩四篇膾炙

云泉別家山十六程曉來知月到華清
閣上西風急鄰入長楊作雨聲夜雨學來
循葉青青樂葉紅高低相倚弄秋風夜來雨
僕裡塵欽繡中驪山嶺上宮溫泉云已去閒
元四百年山泉價自響潺潺也知不憤當時
事長作悲聲恨祿山驪山云漁陽烽燧起雲
間玉輦蒼黃下此山何事君王自神武區區
南渡鹿頭關前題罷又三之秦鳳等路提點刑
獄公事大常寺杜常公跋云正甫大寺自河
北移使秦鳳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過華

清有詩四首詞意高遠氣格清古邑人曹端

儀鋭親乙譜圖[illegible]刊不[illegible]方足以傳不朽

閏九月初一[illegible]杜調[illegible]及[illegible]楊修撰丹

鉛餘錄載詩話云近[illegible]人中名姓

不顯惟存[illegible]一[illegible]以為宋人

近註唐詩三[illegible]而不正其非唐

人蓋不欲顯選[illegible]又見范蜀公文

集手記一[illegible]名姓不註曰詩

學又究[illegible]大后之姪能詩以

史與謝[illegible]記祭之為宋人無疑矣修撰當

時豈未見茲刻耶然前詩首句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而此刻稍異今臨潼志並存之一作唐杜常一作宋杜常又驪山首句大類唐吳融華清詩僅易數字豈杜熟唐人詩而暗合耶抑用其語而稍易以後意也又溫泉詩年山非一韻而志作宋王素詩何也石刻真與偽良不可知以多識如楊公當時何不見此惜生也晚不及一請質也

僕散公詞

餘錄又云於臨潼驪山之溫泉見石刻元人

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盤瑶環漸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况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傳看嘆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巳磨為他刻矣今觀此詞乃元吉齋僕散汝弼作但空有原作賴有香囊遺恨作紫囊來進有主簿慕蘭跋云近侍副使僕散公博學能

文尤工於詩昔過華清宮作風流子長短句題之于壁其清新婉麗不減秦晏四方衣冠爭誦傳之稱為今之絕倡云則知此句故在也

鴈門太守行

李賀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荆公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豈有向日之甲光也不知此詩之妙正在此句蓋黑雲壓城正言敵氛方惡而我兵氣盛則甲光向日而氛祲為開猶言開青雲見

白日撥雲霧而覩青天也韓昌黎讀而竒之
信矣楊用修云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
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雹之句此意也
荆公大儒乃有此失良工心苦知我者希自
古然矣

四十雙

金華老人詩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琵琶
嵌西牕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
胡家溪真珠船云四十雙人多不知其義按
元李京雲南志畧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爲

一犋然輟耕錄所載謂白夷種田以牛為准謂四角為犋則所謂犋者雖猶田而實因牛山少時於友人黃汝修家見此不解黃後訊之潘氏子得輟耕錄為對檢之果然乃後悔讀書之人少也潘儒家子貧訓蒙自給云

節婦詩

莊定[illegible]節婦詩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擬小[illegible]於貧自甘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從石未成猶有淚舞鸞[illegible]在不驚塵瑣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付[illegible]春羅一峯先

生倫評之云苦心苦語可泣鬼神簡西岳詩話謂起俚淺而中窾似非本色語惟取楊石齋一聯云舊衣新竹惟黄口形影相依到白頭然一寄示存詩云婦人自我知男子造化由他似小兒較莊稍實近塵談我謝子象一詩云朗月行天夜照星私厲淵默爆雷霆若經世故覊危地要保人間婦女形萬事到終頭已白九原識面眼猶青敢偷一死全遺息莫道冥冥夢不醒又云庶幾擺脫陳俗而不拘拘用事者然起句似書生語結亦稍

稱盖節婦入律詩中較難著力要當於古選中求之

簡西嵒

余鄉簡西嵒紹芳弱冠客遊滇南題詩山寺楊升菴先生一見異之使人物色遂定為忘年交凡先生出入必引與俱先生著書甚多簡一覽輙記每清夜劇談他人不能荅簡一一應如響在滇南倡和及評詩論藝惟簡為多張愈光諸人不及也簡年幾六十西歸家山先生送之詩金蘭意氣青論文宴坐朝霜

竟夕嗹千里驅馳來棘道下亭羈旅共滇雲交游落落晨星散蹤跡悠悠逝水分江北江南從此別何時何處再浮沉因大慟不已簡歸數年卒其子谿求文濮陽時先生以疾臥床呼拜床下問所需其子曰死矣先生長吁數四以被代泳遂向壁臥不復言數日卒先生交誼篤求之千古矣

升菴在滇

先生在滇南每出遊乘一木肩輿從容勝狀如升仰所謂升菴也菴之並以表之士到東

都須節義地當西晉且風流為張愈光筆與人遊無問貴賤酒間吟次特命聲伎佐之舞裙歌扇笑擁彌日不知者有登徒之譏然先生意不在是也在瀘州嘗醉胡粉塗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王中丞元美曰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真知言哉

黃夫人

先生夫人黃氏遂寧黃簡肅公女博通經史能詩文善書札閑于女道性復嚴整閨門肅

然雖先生亦敬憚之嘗見先生從子大行有仁云夫人雖能詩然不輕作亦不存稿即子姪輩不得而見也今海內所傳若鴈飛曾不到炎方及懶把音書寄日邊久為人傳誦簡西崟又記一詩云繞經賞月時又度菊花期歲月東流水人生遠別離只二十字而感時傷別不必斷腸墮淚而聞者悽然不堪殆絕倡也國雅又記一詩云蝼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瓣上宮墻則諸書所指不一且聲調與夫人百相遠矣

李玉英

李玉英者錦衣千户李雄女也父死弟承祖幼繼母焦氏有子謀奪其廕乃毒承祖死出其妹桂英而誣玉英以姦淫指所作詩為證致陷大辟玉英陳疏奏辯詞情哀懇

世皇憐察其寃事得白詞多不載其送春詩云柴扃寂寞掩殘春滿地榆錢不療貧雲鬢寬裳半泥土野花何事亦愁人別燕詩云新巢泥滿舊巢欹塵壓掩珠簾欲捲遲憨對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

古今才婦

古今宮闈之秀若唐山之樂章大家之女誡婕妤之團扇徐淑之寶釵道韞之柳絮抒才蘇蕙之廻文結思情華並著言德兼擅芳氣襲於椒塗清風被乎蘭寢矣若文君之白頭吟貽玷當壚文姫之十八拍失身胡虜易安薄霧濃氛曉節頗躓季蘭寒星遠水遲暮飄零濤箋以佐酒掩秀玄機以答童殞獄風花易蕩雲綵難期紅顏薄命自古而然不若無非無儀之為得也

骰子詩

三中丞庖言云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爲題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汙拋擲到如今攷元人關漢卿雜劇載錢可謝天香事亦有之謝云一把低微骨置君掌握中料應嫌點涴拋擲任東風錢云爲伊通四六聊擎在手中色緣有深意誰謂馬牛風特後人稍易其語耳

朱素娥

年伯曹自山先生云同年鳳陽劉望岑嘗訪

金陵妓朱素娥者不出乃投一絶云曾是瓊樓第一仙舊陪鶴駕禮諸天碧雲縹緲罡風惡吹落紅塵四十年矣欻然出見朱嘗與陳魯南編修聯句云芙蓉明王沼楊柳暗縈堤又託所歡買綾寄美人書問尺寸朱答之曰寄買紅綾束妾何問短長妾身君抱裏尺寸細思量

趙氏女

友人詹明府理為余言今[illegible]有女十四亦能詩容[illegible]

字為壓女云思君君不見明月照牙床二妓者亦季蘭之流亞矣

高王二傳奇

近南北傳奇之佳者推高則成琵琶王實甫西廂二記西廂事出元微之而琵琶託之中郎似為失實昔人云千古是非誰管得滿街聽唱蔡中郎噫亦寃矣或謂高有友王四者登第後贅丞相不花女而棄其妻高為作此琵琶葢寓王四字元人謂牛不花故託之牛相云或又曰高作琵琶陳留人多病之乃為

作荊釵記盖梅溪孫汝權皆永嘉人梅溪人知之孫汝權為御史亦有聲故欲以衆也王中丞元美云則成此記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不知其說偶閱說郛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同舉進士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與趙處能卑順自持蔡仕至節度副使其事姓相同一至於此則成記或謂止書館相逢賞月掃松為朱教諭所補西廂記或謂始之者關漢卿成之者董省元也

又評三[illegible]云天而止此後六

漢卿補之大約琵琶畫出則成手西廂出實

甫而漢卿補之為是近華亭張錄憲月鹿為

評註琵琶一書頗發作者之意友人金山人在

[illegible]廂正譌亦校覈精當余家有舊註琵

[illegible]不佳西廂有近刻校正古本俱列某家

云于句讀之上頗佳金正譌內若眼將流血

心已成灰仍作中內二字尚當訂之也王中

丞云琵琶見一善本期逼春闈詔赴春闈作

期逼春闈難捨親闈下心戀親闈難捨親闈

作心戀親闈雖赴春闈益見作者之工全在

衡云畫眉序咒詳弄玉弄字不叶又有謂十

二錢用唐書李王中丞則云體貼人情委曲

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illegible]之際不見扭

造方以往耳至[illegible]當精思求[illegible]

不害執末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相傳作詩[illegible]

炬文花王字[illegible]然瑜不掩[illegible]

不害為[illegible]謂施君美[illegible]

用其韻[illegible]不入三[illegible]又以為大謬[illegible]

用李杏三姬金杏衡云[illegible]向拜星月一[illegible]

郤是高手葢詞不他扭中問應答皆於腔內
填寫細味良然在衡此論識其真矣

河上楮談卷之二終